

反渎职检察官秦大苏破案实录

中国检察出版社

权力是社会的车轮，

法纪是权力的轨道，车轮脱出了轨道，
弄权者应受到怎样的惩罚……

李厚健◎著

权力轨道

当代侦探大师丛书

DANGDAIZHENTANDASHICONGSHU



当代侦探大师丛书

DANGDAIZHENTANDASHICONGSHU

李厚健◎著

权力轨道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轨道——反渎职检察官秦大苏破案实录/李厚健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ISBN 7-80185-647-3

I. 权…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3754 号

权力轨道

——反渎职检察官秦大苏破案实录

李厚健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 zgjcbs@vip.sina.com

电 话: (010) 68650024 (编辑) 68650015 (发行) 68650029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6 开

印 张: 15.875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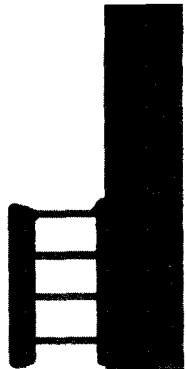
字 数: 21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5-647-3/D·1623

定 价: 28.0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CONTENTS



引 言 /1

第 1 章 真真假假诈骗案之谜 /6

1. 秦大苏的成名作 /7
2. 一封状告公安民警的信 /12
3. 关于欠条的两个推理 /16
4. 恐吓信验证了他的推断 /19

第 2 章 杀人真凶之谜 /25

1. 被审死的人不是真凶 /26
2. 诸葛亮会上各亮高招 /30
3. 形式各异的外围调查 /35

4. 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40

5. 谜底慢慢揭开 /47

第 3 章 徇私舞弊案之谜 /53

1. 秘密出征 /54

2. 声东击西 /56

3. 受到对手的钦佩 /61

4. 出人意料的结局 /64

第 4 章 非法拘禁案之谜 /68

1. 查案的时机来了 /69

2. 再一次较量 /72

3. 一条有关爆炸的消息 /76

第 5 章 强奸案私了之谜 /81

1. 一位神秘的举报人 /82

2. 废纸篓里藏玄机 /86

3. 复原废纸篓里的案件线索 /90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沟通 /93

5. 协议书不翼而飞 /96

6. 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怎么跑了 /101

7. 终归是桥归桥路归路 /103

第 6 章 “醚” 爆炸之谜 /107

1. 随着一道蓝光闪电般地出现，爆炸发生了 /108
2. 引起爆炸的是“石油醚” /110
3. 追查“石油醚” /114
4. 证据链解开谜底 /117

第 7 章 闪电离婚之谜 /121

1. 莫等生米做成了熟饭 /122
2. 就这样介入侦查 /126
3. 谁是帮她离婚的熟人 /129
4. 原案卷宗中的破绽 /132
5. 谁在拿法律当儿戏 /136

第 8 章 花甲老太被关押之谜 /143

1. 一张奇特照片的来历 /144
2. “谁说的也不行，坚决查办” /148
3. 女副镇长被判缓刑 /154

第 9 章 杀人犯精神病之谜 /159

1. 凶杀案变得扑朔迷离 /160
2. 谁证明凶手患有精神病 /162
3. 在焦躁中慢慢寻找出路 /170
4. 一语道破玄机 /173

5. 夜半，来自上海的电话 /176

第 10 章 八年前的命案之谜 /182

1. 命案乱得像是一团麻 /183
2. 要从乱麻中理出头绪 /186
3. 致命伤是怎样形成的 /190
4. 一盘录音磁带突破防线 /194
5. 对命案的生死链接 /199

第 11 章 刑案改判之谜 /205

1. 谁为他将十年刑期改为五年 /206
2. 法院院长惊出一脑门子冷汗 /209
3. 三路出击查证据 /213
4. 让案件复苏记忆 /217
5. 其中的微妙与曲折 /220

第 12 章 宝天曼大桥坍塌之谜 /227

1. “宝天曼大桥坍塌了!” /228
2. 两份合同背后的交易 /231
3. 最后的较量 /236

“白面杀手”——代后记 /242

引

言

言

犯罪嫌疑人王和平是在刑警队审讯室的铁椅子上吊死的。据刑警队看门的老头介绍，王和平上吊用的是自己的皮腰带。他的右手戴着手铐，手铐的另一端铐在铁椅子靠背的立柱上，左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刀痕，刀痕上缠着白色的纱布。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秦大苏赶到现场的时候，王和平已被人从铁椅子上放了下来，并用急救车拉进了医院，但他上吊时用的那根皮腰带还挂在铁椅子的靠背上。从现场留下的浓浓的气味可以推断出，医生曾到这里来施行过紧急抢救。原先铐在王和平右手上的手铐已被打开，但手铐的另一个环并没有从铁椅子上取下来，手铐打开的那个环从铁椅子上垂了下来，整个锃亮的手铐像是一个重重的感叹号下面挂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王和平是怎么死的？

就在秦大苏到来之前，该县检察院检察长已经带人到了现场，公安参加办案的一千人等已被检察机关传唤到了现场。



风华正茂时的秦大苏

秦大苏首先进行了现场调查。城关镇派出所长介绍说：死者王和平是城关镇人，32岁，下岗工人，因涉嫌故意杀人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王和平杀害的是他的前妻。王和平自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离异后，既要承受生活的压力，又难挨寂寞之苦，一直想复婚，上门找了女方好几次，女方均不同意，于是，他就一直心情郁闷。案发这天，他喝了几两酒，又跑到女方家中跪地相求，坚决要求复婚，女方再次坚决拒绝了他。绝望的他情绪极其激动，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前妻身上扎去，其前妻猝不及防，身上一连被刺6刀，倒在了血泊中。王和平见前妻已被自己杀死，本想自尽，可他用刀往左手腕上割了一下，可能嫌疼，自己对自己下不了手，就掂着刀到城关镇派出所投了案。城关镇派出所一边组织人对被害人进行紧急抢救，一边找医生对犯罪嫌疑人王和平进行了简单地包扎，然后就把他交给了县公安

局刑警队。

“刑警队是谁负责办理这起案件的？”秦大苏问。

一个细高个儿戴着二级警司警衔的青年警察无精打采地回答说：“是我和两名刑警办理的。”派出所长指着说话的青年警察介绍说，“他是刑警队的刘副队长。”

刘副队长介绍说：“我们接案后，当即对犯罪嫌疑人王和平进行了讯问，王和平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问完话后，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知道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好饭，出于人性化办案的考虑，就让人到街上给他买来了方便面、火腿肠等食品让他吃。”

“他吃了吗？”

“吃了，看样子还吃得很香。”

“你们打他了吗？”

“他把一切都如实交代了，我们没有必要打他。”

“那他为什么会死呢？”

刘副队长说：“就在他吃东西的时候，我接到从医院方面打来的电话，说本案被害人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接电话后，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其他两名办案人员，并说，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情绪产生大的波动，暂时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但我们办案人员知道嫌疑人判不了死罪，思想就放松下来：他们两个人一个说家中来了客人，另一个说要去理发，我就让他们走了。说来也巧，他们俩刚走，我爱人打来电话说我孩子发高烧，让我火速回去一趟。临走前，我到审讯室看了看王和平，见他已经吃饱喝足，神态似乎很安详，不像要出什么的样子。于是，我把他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交代看门的老头儿看着别让他出门，我就回家给孩子看病去了。”

“这么说你走的时候人没有死？”

“没有呀！一切都很正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征兆。”刘副队长轻描淡写地说。

秦大苏火了：“没有异常征兆人是怎么死的？不是没有异常征兆，而是你们粗心大意，没有发现征兆！”

一句话把刘副队长说得低下了头，他耷拉着脑袋嘟嘟囔囔地说：“是，是我有责任。”

秦大苏说：“责任肯定要追查，现在先说说人是怎么死的？”

“是看门的老头儿发现人死了。”刘副队长头也不敢抬地说。

秦大苏立即让人找来了看门的老头儿，让他讲一下发现嫌疑人死亡的经过，老头儿说：“刘队长走后，我到屋里看了看，见那人倚靠在铁椅子上动也不动，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天黑的时候，我去审讯室拉亮电灯。就在电灯光亮起来的一刹那间，我看到那个人已经吊死在铁椅子上了，就失声惊叫起来：‘快来人，犯人吊死了！快来人呀！’”

刘副队长接着说：“我接到嫌疑人吊死的电话后，好比五雷轰顶，顾不得孩子有病，赶紧骑上摩托车来到队里，拨打120通知医院来人抢救。”

“既然嫌疑人已经吊死了，你为什么还要通知医院来人抢救？”秦大苏紧追不舍地问。

“我来到的时候，王和平身上还软软的、热热的，我以为还能救过来呢，谁知就……”

“医生在现场检查的结果呢？”

“医生检查后说人已经没救了，我当时像发了疯一样，说，你们一定要救活他呀！要不然，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医生把人拉走了。”

秦大苏转而问该县检察长：“尸体现在停放在哪里？”

“县医院的太平间。”

秦大苏一边让人留下来进行现场勘查和对所有涉案人员录制问话笔录，一边随该县检察长来到了县医院。

在县医院的太平间，秦大苏弯下身来仔细察看尸体，看到死者的神态很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不像是受到过刑讯逼供的样子。看完尸体，该县检察长说：“案情已经很清楚，这个王和平死于自杀无疑，刑警队副队长的渎职行为也非常明显，我们应该以涉嫌玩忽职

守罪对他立案侦查，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嫌疑人的尸体怎么处理？”

秦大苏说：“刑警队副队长是已经涉嫌玩忽职守犯罪，但现在还不是讨论如何处理尸体的时候，首先要抓住侦查机会，组织法医进行尸检，让法医做出嫌疑人死亡原因的权威结论，这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其家属不让尸检也要检，一定要进行尸检。这不仅是当前案件侦查的需要，也是在为以后的案件诉讼打基础；不仅是对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负责，也是为玩忽职守案的犯罪嫌疑人负责，更是对检察机关的诉讼活动负责。不然的话，以后谁能说得清这人是怎么死的？如果以后死者家属说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致死的，我们对死者的家属如何解释？如果我们将这起玩忽职守案提起公诉后，办理这个案件的公安人员以后到法庭上辩解说，是嫌疑人自己病死的，我们又拿什么证据去回击？”

该县检察长伸出拇指，由衷地夸赞道：“还是专家站得高！”

第二天上午，法医鉴定出来了：死者系自缢性窒息死亡。不到一个星期时间，检察机关将此案侦查终结，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刑警队的刘副队长提起了公诉，法院也以玩忽职守罪对他判了刑，他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第1章

真真假假诈骗案之谜

犯罪嫌疑人极其嚣张的时候，说明他们心理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候，嫌疑人的恐吓和威胁，却恰恰是我们破案的契机。

——秦大苏

1. 秦大苏的成名作

在那个绿汪汪的夏季，一连三天暴雨，把河南省西峡县的群山洗得青绿青绿。午后，一个牧羊人慌慌张张地到县公安局报案：山头上发现一具男尸。

那时，刚过而立之年的秦大苏刚到西峡县公安局任政委，接到报案后，年过半百的老局长和他商量说：“政委，你是‘文革’后第一届法律系本科毕业生，也是咱局文凭最高的，这个案件你就去试一试？”秦大苏愉快地接受了委托，立即带领法医和刑警赶赴现场。

现场位于西峡县石界河乡下村一个山坡上。尸体是脸朝前趴地下的，背部有多颗散弹痕迹。经县公安局法医初步勘察：死者是让人从背后用猎枪射杀的，射手的距离应该在50米到80米之外；死亡时间应在24小时之前，这中间，由于连降暴雨，尸体上和尸身下的血迹已被暴雨冲刷得斑斑驳驳。尸体的面部表情显然很无辜，也很平静，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愤怒，说明他是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突然之间被人射杀的。除此之外，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

次日上午，秦大苏带领刑警、法医正在进一步勘察现场，山下村的治保主任又来报案，说是本村姚家屯的一所民房里，又发现两具尸体。秦大苏一边让人看好山头的现场，一边带领刑警赶赴山下，同时，用当时公安机关刚刚配置的对讲机通知县局值班室，让他们将情况报告给市局，请求市局派法医勘察现场，寻找破案线索。

姚家屯是一个不大的小山村，全村不到10户村民，一户一户地散布在山坡上。凶杀现场位于村子西头一处低矮的民房里。秦大苏带人赶到这里时，还没进屋，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尸臭味从屋子里飘出来，直往人的鼻子里钻，让人感到恶心呕吐。秦大苏让人买来一瓶酒，每人用一条洒上酒的毛巾捂住鼻子和嘴，然后进到屋子里对现场进行大致的勘察。据村治保主任讲，这两具尸体是一对夫妻，男的叫姚结实，女的叫束继花。法医初步勘察认定：夫妻俩都是被人用刀捅

死的，被杀时间已有两三天，由于天气较热，尸体已成“巨人观”。

这两起凶杀案，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现场相距不过几千米；从发案的时间看，相差不过一两天，应该是山下的案发在前，山上的案发在后。在同一个地方，不到两天时间，连续发生两起凶杀案，是一人作案还是偶然巧合？是流窜作案还是当地人所为？是奸杀还是情杀、仇杀？是入室抢劫还是打猎者误杀？一连串疑问留待刑警们去破解。

看完现场，秦大苏坐在死者屋前一块潮湿的石头上，皱着眉头头痛闷烟，焦急地等待着市局法医们的到来。一颗颗晶莹的汗珠，不时地从他那白皙的额头上往下爬，潮湿的空气和他脸上蒸发出的热气结合，给他的近视镜片悄悄地蒙上了一层雾障，他不时地把近视镜摘下来，从眼镜盒里掏出那块葱绿色的擦镜布擦拭。

终于把市公安局专家盼来了。秦大苏热情地迎上前去，向他们介绍两处凶杀现场的初步勘察情况，期待着他们赶快查出蛛丝马迹，给破案带来转机。但是，市局的法医对两处凶杀现场进行勘验后，连连摇头说：“真奇怪，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说完，他们很抱歉地抱着拳头，与秦大苏他们告别。

案件再次陷入迷茫之中。

秦大苏只好带领本局刑侦技术人员再次走进凶杀现场。由于山上的现场被暴雨冲刷过，已遭到破坏，他把大家带到山下的凶杀现场，让大家仔细地看。他说：“任何作案的犯罪分子，都不可能不在现场留下一点痕迹。”

被杀的夫妻共有三间房子，两间主房，座北朝南；一间厨房，座东朝西。夫妇俩均是在主房被杀害的，也就是说，主房就是凶杀现场。主房分里外两间，中间被一道石砌的薄墙隔开。外屋当间摆放着一张简易木桌，里间靠后墙放着一张床。除了床和桌子外，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两间屋子的地面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杂以烟头、树叶和庄稼的叶茎。丈夫的尸体伏在当间的地面上；妻子的尸体仰卧在里间的地面上。

县公安局的法医和刑警们将屋子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一个个走到院子里，一边摘下毛巾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一边互相摇头叹气，交流着一种一无所获的眼神。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看那些人的架势，就要准备收队了。

秦大苏在屋子里仍然没有走出来。县局刑警队长往屋子里探头一看，发现他正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拨拉地面上的杂物，像是要从那里找出一条破案线索似的。正要喊他回去，只听他在屋子里喊了一声：“拿把手电筒过来！”

刑警队长赶紧拿了一把手电筒走进屋子。秦大苏招呼他过去，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小心翼翼地地上捏起一颗烟头，说：“你看这是什么？”

刑警队长不假思索地说：“是一颗烟头啊。”

“是一颗烟头，但它与别的烟头不一样。”秦大苏说，“你看，这室内的地面上扔着好多烟头，但其他的烟头都是陈旧的，惟独这个烟头是新鲜的；其他烟头都是不带过滤嘴的，惟独这个烟头是带过滤嘴的。”

刑警队长明白了：“你是说，这个烟头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留下的？”

“对，越是新鲜的烟头越是接近作案时间。让你们的人进来，再找找，看还有没有这样的烟头！”秦大苏命令道。

刑警队长朝室外一挥手，3名刑警又相继进了屋。在夫妻俩被杀现场的灰尘中，一共找出了15颗这样的香烟头。秦大苏立即让技术人员对这些烟头进行技术鉴定，让刑侦人员围绕这些烟头进行案情分析：如果这些烟头是犯罪分子留下的，那么是一人作案还是多人作案？是作案前吸的烟还是作案后留下的烟头？如果是作案前吸的烟，那么，说明作案人和被害人是认识的，并且很有可能在作案之前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最终由于交谈破裂而引发杀机；如果是作案后留下的烟头，那就说明作案者是一个老手，那么，他把这一对家庭生活十分贫困的夫妻杀死，是为了劫财，还是劫色？

就在刑警们分析案情的时候，秦大苏让技术人员用镊子夹了一根带过滤嘴的烟头，走到现场外面，让死者姚结实的弟弟看了看，问道：“你哥会吸烟吗？”

“会。”

“他平时爱吸啥烟？”

“我哥只吸1毛钱一盒不带嘴的烟，不会买带过滤嘴的烟。”

“为什么？”

“你们都进屋看了，我哥家里穷得很，吃盐都是用鸡蛋换的，哪有钱买带嘴的烟。”

“那你哥屋里为啥会有这种烟头？”

“会不会是别人吸的，或是别人让我哥吸的，我说不准。反正我哥肯定不会买3毛钱一盒的烟。”

交谈中，技术人员对烟头的鉴定结论出来了：这些烟头全是从“红苹果”牌的烟卷儿上留下的，“红苹果”牌香烟是一种新牌子，在当地刚刚投放市场。秦大苏立即让刑警们以杀人现场为中心，以“红苹果”牌香烟为线索，由近及远，往外进行辐射性调查。

很快，在离凶杀现场不远的一个小卖部里，刑警们就发现了卖这种烟。刑警问小卖部老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这种烟的？近两天有谁在这儿买过这种烟？”据小卖部老板说，这种烟进到我的小店里还不到10天，进货后，附近村子里有3个人先后在这儿买过这种烟，其中一个是被杀夫妻的邻居。刑警们先到了被杀夫妻的邻居家里进行调查，果然发现了残留的半盒“红苹果”牌香烟。

这家是弟兄两个，一对光棍儿。老二出去了，只有老大一人在家。刑警们问：“这包烟是从哪儿来的？”老大说：“我不会吸烟，是我弟弟吸剩下的。”问他的弟弟干什么去了？他说，已经离家两三天了，也不知道去了哪儿。秦大苏意识到，这个离家两三天的弟弟很可能就是作案嫌疑人。于是，他让刑警们赶快寻找这个弟弟。

姚家屯地处伏牛山区的余脉，东、西、北三面都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只有南面一条出路，又被村前的一条小河挡住了。春秋季节，河